

经常有人问我,生病之后还要不要工作、赚钱?好像得过病,或者有了信仰的人,就不应该赚钱,一说到钱,人就变俗了。

将近五年的治疗经历告诉我,以能力换取生存,是这个世界上大英雄。

有一个患乳腺癌的姐姐给我印象很深。她天生腿脚不便,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健康的双腿,上学、放学的时候,可以跟上同学们的步伐,春游、秋游的时候她也能够去。

得病以后,腿脚的重要性让位于生命。

她住在浙江海边一个旅游小岛上,夏天三四个月是旅游旺季。她就在老家的沙滩上支一顶大的遮阳伞,一大早出去摆摊,出租救生圈、卖冰镇杨梅汤、卖小吃,什么赚钱卖什么,拼命地给自己赚医疗费、贴补家用。

住院复查的时候,我们见面了。她躺在病床上,脸晒得黑黢黢的,大声说:“啥人能看出我是晚期癌症病人,我的额角又没有刺字,三个月赚几千块钱,贴补贴家用,蛮好咯!”我当时就想跟她说:“这位姐

取悦任何人,因为别人什么也给了她。

我希望所有人尽己所能想方设法地给自己赚到足够的钱,好去旅游,去无所事事,去思索世界的未来和过去,去看书、做梦,或者在街头闲逛;可以选择去创新,也可以做慈善。让思考的鱼线深深地沉入溪流之中。

伍尔夫自己就拥有这两样东西:一间带锁的房间,一笔遗产每年给她带来固定收入500英镑。

有了这笔钱,她不必为生存而劳碌,不必做她不喜欢的工作,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喜爱的思考和写作。

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既象征着女人的独立,也象征着女人心理上的安全感。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金钱,才能安安心心地走出围城。

电瓶车缓缓驶向苏堤,湖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,柳枝刚绿透了一半,在风里摇曳。我坐在车尾靠着椅背,看湖光山色从眼前一一掠过。这时候,一个身着黑衣的老汉抱着孩子坐到了我身边。孩子三四岁的样子,圆脸光头,眼睛亮亮的,靠在爷爷怀里,手上擦着半块玉米,吃得满嘴碎屑。我取出了一张餐巾纸递给老汉,他让孙子谢谢我。他没有将餐巾纸和玉米棒手扔在地上,而是将它们放在了小塑料袋里。

“这宝宝真可爱,您孙子吧?多大了?”我随口问。“3岁了。”他低头看看怀里的孩子,脸上漾开笑意,“我是他爷爷。”他说老家在安徽阜阳,今年60岁了,家里还种着田。儿子在杭州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工作,他这回是来看孙子的。说起儿子,他言语里带着几分自豪,又有些感慨:“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杭州找了工作,与当地同事结婚后,生了孙子。他们在这儿租房住,八十平方米,一个月四千块。他奶奶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,我抽空来看看,过两天就回去。”

“农忙时得回家种田吧?”“可不,春天秋天,最忙的时候都得回去。”他说着,倒没什么愁苦的意思,“我租了100多亩地,现在种田也不像从前了,春天播种有播种机,秋天收割有收割机,播种机和收割机都是我自己的,打农药就租借无人机,省力气多了。一年下来,十多万块还是有的。”

我有些意外。在我的印象里,种田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。他见我感兴趣,又多说了一些:“机械化嘛,方便。就是田还是那些田,人不用那么累了。”

问他生病怎么办,他说镇上卫生院,两公里路,骑电动车很快就到了;要是大毛病,就去县医院,三十多公里,也不算太远。说这些的时候,他语气平平的,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我听着,心里却想,三十公里,放在城里人眼里,怕是觉得远了。

我又问,你到了60岁有没有退休工资?他说,到了60岁国家补贴100多元,还是要种地,到干不动了再说。老了只能靠儿女了。他说还有个女儿在嘉兴,做点小生意,希望她早点嫁出去,这样就放心了。

车到了花港观鱼附近,孩子在他怀里扭动了一下,他换了个手,继续抱着。我问他还想不想有个孙女。他摇摇头:“现在的孩子金贵得很。我们小时候在农村,散养鸡似的,大人忙田里的活,哪有人专门管?满地跑。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,上幼儿园要接送,上小学还得接送……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,眼睛一直看着怀里的孙子,声音不大,像是只说给我听的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“村里好多年年轻人出去打工,挣了些钱但买不起房……”他继续说,“不像我们那时候,一家四五个兄弟姐妹,生就生了。”他说这些,没有抱怨什么,也没有羡慕谁。我听着,觉得这些话比那些长篇大论的分析要真切得多。一个老农民,说着自己平常的日子。生活在他的讲述里平平常常,可拼在一起,就是一幅当下乡村和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了。

电瓶车又拐过一个弯,到了曲院风荷,远处露出了游船码头。怀里的孩子忽然伸手指着湖面喊了一声:“船!”老汉低头看看孙子,笑了。

须臾,电瓶车到了楼外楼,老汉抱着孙子下车时,让孙子跟我说再见。孙子挥手奶声奶气地说爷爷再见。我忽然想起,开头只顾着问孩子的事,竟忘了问他尊姓大名,只记得他是安徽阜阳人,60岁,短发,单眼皮,高鼻梁,皮肤黝黑,身体硬朗,还种着田,乐观自信,让艰辛的日子开出花来。

老汉抱着孩子朝楼外楼饭店走去。四月的阳光穿过梧桐树,斑驳的叶影洒在他背上,孩子趴在他肩头,望着祖孙俩慢慢移动的背影,我对这位农民兄弟顿生敬意。

在西子湖畔聊家常

李 动



夜光杯

赚钱养活自己是大英雄

叶 檀

伍尔夫自己就拥有这两样东西:一间带锁的房间,一笔遗产每年给她带来固定收入500英镑。

有了这笔钱,她不必为生存而劳碌,不必做她不喜欢的工作,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喜爱的思考和写作。

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既象征着女人的独立,也象征着女人心理上的安全感。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金钱,才能安安心心地走出围城。



国色 (油画) 朱 蕊

说起读书,我脑海里常浮现出这样的场景:在我刚要步入校门时,母亲患了重病,只有39岁的母亲看着守候在身边的6周岁孩子说:要好好读书。我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时,听到父亲重病消息,放下笔赶回家,父亲临终时说:要坚持读书,把功课完成。没有了父母的孩子靠变卖生产队的棉花交学费,坚持读完初中课程。在去西安打工的路上,徒步路过母校长安县细柳中学,听到校园里同学的读书声,我泪流满面。

好好读书、坚持读书是父母亲给我的珍贵遗产。在我入伍后两次去前线的间隙,仍不忘读书。1967年,我随部队转战,在帐篷里,在丛林中,除了学习兵器知识、天天练雷达操作技术外,读完

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创业史》《林海雪原》等作品;1985年,在广西的钢架房里,每天跑十多次警报的情况下,晚上在蚊虫飞咬中,我仍然学习《形式逻辑》《世界通史》等课程,迎接自学考试。

去年12月26日,是我远离故乡长安60个春秋的日子,年龄也奔八十岁。回想自己的写作生涯,虽然发表了几千篇文章,出版了“秘战三部曲”等30多本书,但还属于业余写作。

在我50多平方米的住处,几乎满屋子堆的都是书,约有一万册。我从小家境贫寒,买不起书。自从参军、转业到地方工作以来,看到名著、喜欢的报刊就买;加上夫人在书店工作,帮我买了不少很难购买的好书。但是这些书籍,买回时只是翻

读一下;一部分书,有写作需要时,才会去研究,多数书都被冷落。现在到了老年,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些陪伴我的书籍朋友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抓紧读书,永不言迟。好在父母给了我一双特别的眼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应该有一个五年计划:哪些书要精读,哪些书粗略翻阅即可,不负这些陪伴我半世的书籍报刊。我还告知战友一个心愿:在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离开这个世界时,将我所有书刊捐赠给曾经战斗过的军营图书馆。

凌晨四点起来,桃花未眠,梨花未眠,樱花未眠,结香花像一只只鹅黄的小鸡,就那么叽叽喳喳地挂在树上,叫醒了人间,叫醒了整个春天。

我的早安,是伦敦的晚安。我的晚安,是伦敦的早安。杭州的凌晨四点,是伦敦的晚上九点。我像小偷一样,很不地道地偷窥小禾同学的微信运动步数。她从学校回到学生公寓,走路是二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,微信运动增加了三千多步,那说明从学校出发,已经到宿舍了,我就可以和她视频打招呼。孩子在国外求学,家长谁不担心呢。有家长问我,有同学把家长的微信屏蔽了,我就说,看她们的微信运动,步数开始变化了,那就说明在走路了。幸好,小禾微信不会屏蔽我,每天和我视频,我们互道早安、晚安。

从我书房窗外望出去,河对面是一座正在建造的工地。凌晨四点开始,陆陆续续推来三四个早餐摊位,昏黄的灯光幽幽晃晃。这些摊位是专门供给旁边工地的,有拌面、卷饼、糯米饭、茶叶蛋等。到六点多,他们就离开了,赶往下一个摆摊点,马路上恢复了空旷和宁静。我大姐也开过早餐店,她做的豆腐包特别好吃。她往往是凌晨一点起来,

和面、揉面、剁馅、熬粥、蒸包子。

凌晨四点醒来,海棠花未眠,听取蛙声一片。凌晨四点的蛙声格外响亮,是触觉和神经最为敏感的时候。这个时候,梵高已经来到田野,开始画向日葵。向日葵在每天四点到六点绽放,盛开花期只有三天。梵高说:“我每天从日出开始工作,因为那些花会很快凋零,哪怕中间有一朵打蔫都很麻烦。”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读书不言迟

姚 华 飞

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抓紧读书,永不言迟。好在父母给了我一双特别的眼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应该有一个五年计划:哪些书要精读,哪些书粗略翻阅即可,不负这些陪伴我半世的书籍报刊。我还告知战友一个心愿:在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离开这个世界时,将我所有书刊捐赠给曾经战斗过的军营图书馆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春天一到,富春庄里的百余种植物次第返青,各类飞鸟纷纷衔来远方的消息。而在这些热闹之下,还有一群最安静的居民——蜗牛。它们大大小小,成群结队,仿佛从泥土的梦中爬出来,开始在庄里四处游荡。

文学课堂、驻院作家楼、餐厅的白墙上和前后黑漆大门上,常常被它们画得乱七八糟。那种银白色的黏液痕迹,粗细不均,弯弯曲曲,像极了抽象派画家的即兴作品。我有时会盯着看上一会儿,心想:这些小家伙,夜里不睡觉,跑出来搞创作,倒也逍遥。

它们不署名、不邀功,画完就走。第二天夜里,又来新的作者。

几年前的某个春夜,我照例在庄里散步,走着走着,忽听得脚底“咯吱”一声。声音不大,在寂静的夜空里却清晰得很。低头一看,脚后是一只被我踩扁了的蜗牛,壳已粉碎,它的身体缩成一团。我在心里忙着道歉,对不起,对不起。

自此后,夜晚散步,我都要小心看着地面。它们常常从草丛里爬出来,慢吞吞地横穿石板路。夜间,虽有地灯,但那些灰褐色的小东西和地面颜色差不多,稍不留神,就是一条命。我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:散步不看手机,不看星空,只盯着眼前脚下。瑞瑞奶奶笑我太小心。我说,这庄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蚁,都是我们的邻居。邻居走路被你撞死了,你心里能安生吗?她不再笑我。后来,她也低头走路了。

一个早晨,我又盯着厨房门上那只大蜗牛看。它的个头不小,壳的直径足有两三厘米,呈深褐色,上面还有淡淡的花纹。它正贴在黑色的铁门板上,身体伸展开来,两只触角高高竖起,微微颤动。凑近了看,它的触角动了动,似乎在和我打招呼。我在心里笑笑,算是回礼。

那一刻,忽然想起:蜗牛的触角,其实很有意思,上面那对长的,顶端有眼,能感知光线;下面那对短的,用来嗅闻气味。也就是说,它是一边看,一边闻,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个世界。慢是慢了点,但绝不冒进。转过作家铜手摸墙,发现墙底部也有一只大蜗牛,挺着身子,两只触角微动。

我蹲下来拍照,又看了好一会儿,越看越觉得它像一位歌唱家呀。它的身体微微前倾,头部上仰,触角像两根天线般指向天空,极像运足了气,准备大展歌喉的样子。蜗牛如果歌唱,它会唱些什么呢?我想,它一定会歌唱春天,歌唱这片可以自由爬行的土地,歌唱那些没有被踩碎的夜晚。

其实,几年前,我在《夷坚志新说》一书里写过一篇《长生蜗》。那是瑞瑞奶奶

读一下;一部分书,有写作需要时,才会去研究,多数书都被冷落。现在到了老年,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些陪伴我的书籍朋友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抓紧读书,永不言迟。好在父母给了我一双特别的眼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应该有一个五年计划:哪些书要精读,哪些书粗略翻阅即可,不负这些陪伴我半世的书籍报刊。我还告知战友一个心愿:在晴,到今天都没有老花。我离开这个世界时,将我所有书刊捐赠给曾经战斗过的军营图书馆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买菜回来,洗菜时发现的。那棵青菜的叶子中间粘着一只黄豆状的蜗牛,壳还是半透明的。瑞瑞那时正一岁多,见了这小东西,眼睛瞪得圆圆的。我们就找了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,铺上几片菜叶,把小蜗牛养了起来。

瑞瑞每天早晨来左岸花园时,第一件事不是找我,而是跑去看她的蜗牛。她会趴在桌子边上,歪着头,嘴里唧唧呀呀地和它说着什么。那只蜗牛大约活了半年时间。后来不知什么时候,壳空了。瑞瑞指着壳空问我:爷爷,蜗牛去哪里了?我答:它唱歌去了。她显然不懂,瞪大两眼朝我疑惑着。

每次看着大大小小的蜗牛,我就会想起《庄子》里的那个著名故事。

庄子笑着和人比着手势说:蜗牛的左右两只角,分别有两个国家,一个叫触氏,一个叫蛮氏。两国为了争夺地盘,动不动就打仗,伏尸数万,追亡逐北,半个月才收兵。你想想看,那蜗牛的角才多大一点地方?可那两个国家却为了各自的地盘打得昏天黑地。

眼前,富春庄里的这些蜗牛活活应该比《庄子》里的国王明白。它们不争不抢,不急不躁。这种态度,我倒觉得挺高级的。它们实在是慢生活的榜样。

这一日,雨从早晨开始就一直淅淅沥沥下。中午时分,我去餐厅,雪松底下的石板路上,又有几只蜗牛在横穿。它们爬得很慢,但方向明确,从草丛出发,朝着对面的花坛行进。我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吸引它们,或许更嫩的叶子,或许是更湿润的泥土。它们就这么一寸一寸地挪,身后留下一条细细的银线。

我蹲下来,看着其中一只。它的触角探了探前方,似乎在判断还有多远。那神态认真极了,仿佛在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。我忍不住笑了:从草丛到花坛,不过两米距离,对它们来说,却是一生的长途。

今晨,我坐在文学课堂前的遮阳伞下吃早餐。一抬头,阳伞的内页上,有一朵花。仔细一看,是一只不大的蜗牛画出来的。它应该是从鸡爪槭的枝杈间攀上去的。爬这么高,我判断,它昨晚就开始行动了,经过漫漫长途,终于居高临下。忽然发觉蜗牛在与我对视着。它的沉默里,仿佛有一句话:你们人类,一生忙碌碌碌,自以为走了很远,从高空看下来,不过在蜗牛角上打转。那些争来争去的东西,放在天地间,又算得了什么呢?

傍晚,天终于晴了。

夜深了,虫声新透,富春庄披洒着月光的清辉。我坐在二楼书房窗前,仿佛又听见了窗外蜗牛的歌声。那歌声极轻极缓,像春夜的微风漫过竹林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凌晨四点的霞光,最为绚烂和恢宏,云层在凝聚在等待,就在那瞬息之间,一轮旭日喷薄而出,地上的向日葵也开出了万干的太阳。再过两个小时,我会对小禾说早安,又是美好和崭新的一天。虽然,我坐在路边,但我可以为她们鼓掌。你听,无数劳动者的脚步,正在“咚咚咚”地敲响这蓬勃的大地。

十日谈

清晨你如何起床

责编:郭影

明起请看一组《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》,责编殷健灵。